

# 迟到的荆芥

□南京 洛客

7月的一天,突然想吃荆芥,老婆在门前点种的荆芥才出芽,于是在网购平台下单。荆芥是河南的好,但想到当时河南多地暴雨,别给人家添麻烦了,就选了非河南店家卖的荆芥。

两天下来毫无动静。又选一家店下单依然如此。时有传言,说疫情期间“快递不到本地”。心想,莫非真是这样?后来就忘记了这事。

二十多天后,有短信通知我取快递。到手一看,是肥肥嫩嫩的荆芥。大喜。这才上平台看,卖家头几天给我留了言,表达了歉意,大意是,前一段暴雨,河南种植基地的荆芥苗都坏了,不能发,培育好了尽快给你发……

这迟到的荆芥,是重生的荆芥,也是诚信的荆芥。我上朋友圈发了一段话:灾后,那么困难的土地上,又长出荆芥苗,选上好的荆芥发给我……就感动得无语啊。

好些朋友留言点赞,还有的要走了店铺的链接,说是这样的店家要支持。河南的媒体朋友也和我联系,让我介绍情况。但是店家不肯接受采访,我和记者的几番请求都无果。好在后来记者找到了灾后重建中的河南种植基地。

在题为“延迟了19天发货的荆芥——一个河南农民灾后重建的故事”的报道里,记者写道:“三个

大棚才卖了一趟菜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暴雨过后,老葛看着一片汪洋的庄稼地十分难过,他的爱人用手机录制受灾现场的视频时,录着录着就哭了出来……

年少时,我亲眼目睹村里的妇人在失火的柴堆面前哭晕的场景,我懂得庄户人在面对财产损失时的悲痛。好在否极泰来,那片田野里,又绿了,人心里,又有了希望。人在重建,荆芥何尝不是?

一株荆芥,关乎种植者的身家性命,又带给食客内心如此强烈的冲击,我没想到。

荆芥纤细,知道者有几人?我第一次吃到荆芥,是在河南。那时二十多岁,当着兵。有河南战友介绍,荆芥可是人间美味。起初我并不信,品尝一下,不太接受那股涩涩的药材味。但第二次再吃,就爱上了。同样的例子可参考食薄荷。大概所有的怪味蔬菜都是“第二眼美女”吧。

荆芥取嫩叶,生抽香油一拌就可以吃。要是精细一些,可以配蒜泥、芥末。此物配啤酒,上好。

有一次回家说与药师父亲听,他说,那不就是野外的药材嘛。可我当兵之前在老家南京,从没有听说过荆芥的名字,更没有一睹过芳影。

汪曾祺也好荆芥。他写过:凉菜拌好后,再搁上一些荆芥,其特殊的香气可调剂整盘菜蔬的味道,颇妙。

我那位河南战友多年后转业到了北京,有一回听说我从河南到北京公干,嘱我一定要带上荆芥。那时只有绿皮火车,十几个小时下来,到得战友家里,一袋子荆芥早就蔫不拉叽了。战友急着吃,他妹妹赶紧择去发黑的枝叶要弃,战友赶紧拦住:“咋咋舍得?一片都不能扔!”

离开河南回到故乡南京过活后,我才知道对荆芥的想念之深。难得几次去河南,只要是当季,我就会买了荆芥带回南京,且也不舍得扔掉发黑的枝叶。

后来知道,安徽也有荆芥。老婆知我爱吃荆芥,向安徽的亲友讨得荆芥种子,种过几茬。渐渐的,我所住的地方,菜场里偶尔有妇人卖荆芥,识者惊喜,不识者漠然。我们也买过,但吃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味道。问她籍贯,果然河南。“何以种荆芥?”因为在南京吃不到。

想来草木有情,但水土到底不一样。岂止水土不一样,心境也大不一样吧。少年荆芥和中年荆芥,在故乡的荆芥和流浪的荆芥,本不是一回事。有时干般滋味,只可当时了然。

我谓荆芥是河南的好,也没什么标准,也只是出于个人喜好。但是这一场“荆芥迟到”的故事,却让我坚定了这份“偏见”。人生在世,人总该有一份这样的“偏见”。

# 忆“锯琴”声

□南京 胡剑明

恩师南师大著名教授常国武先生仙去四年了,但他拉的“锯琴”声,仍会萦绕在我耳边。“锯琴”之所以打上引号,因为它本不是琴,只是木匠常用的一种手锯,约55厘米长、5厘米宽,呈梯形,单边有齿,一般五金店里都有卖。但就是这种锯子,却可以被常先生拉出动听的乐曲。

“锯琴”之技,是常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学的,后来工作后他就放下了。70年代初,他全家下到淮安农村,不久,常先生之妻苏云便被调到县里工作,两个女儿也跟去了。剩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茅屋里,孤寂无聊,他重拾小技,常以拉“锯琴”来自我慰藉,《夜半歌声》《秋水伊人》老电影插曲,是他保留节目,每拉至深夜。

有一次,生产队长让他去砍几棵树,他认为“锯”比“砍”快,就发挥了一次手锯的功能,任务真的很快完成了。可是,他的“锯琴”从此

就变成了哑巴。80年代初,常先生回到了南师大,当了中文系的教师,拉“锯琴”仍是他的业余爱好。

进入90年代,有一次,北京某乐团的一位“锯琴演奏家”来南京访问同道,有人推荐了常先生。寒暄一番后,对方取出了一把特制的锯琴,银光闪闪,很专业地拉出一支曲调。常先生并不示弱,他用自己已经生锈的“锯琴”也演奏了一曲……手法娴熟,连乐曲里的高半音、低半音,都拉了出来。客人直喊“佩服”,常先生说:“我是有感情内涵的,所以,不算是‘锯琴匠’,你说‘佩服’,我也就不多谦让了!”

记得是2014年的夏天。常先生让我陪他去山西路一家五金店买“锯琴”。选购时,他左挑右拣,用手指试弹几把锯的声音,一头雾水的店小二很不耐烦:“不就是锯子吗,都是钢的!什么木头都能锯!”“小老弟啊!我是挑锯琴!”“老先生您

买琴,来挑什么锯子呢!”“我买了你就知道了,这是知识!”店小二怼道:“滑稽,您能弄出琴声,我就送给你!”一脸不屑。

终于,常先生选中了一把。他又到街对面的乐器店买来了一根拉胡琴的马尾弓和松香,店员见之好奇,就端来椅子。只见先生坐下,将锯柄坐于大腿下,左手捏住锯首,右手持弓,侧拉于锯背,在马尾与弯曲有度的锯片上,顿然发出了美妙的乐声……这一招,一下子镇住了店小二,还引来了过往的路人,众人啧啧称奇,叹曰:“想不到!”这种锯木头的工具,竟能发出如此迷人的琴声!

临走时,我掏出26元,要付锯子钱。常先生阻拦道:“人家都说送给我了,你还付什么钱!”店小二愣了一下,笑着说,“是的,是的,您老走好,下次再来!”路上,常先生自语道:“还下次呢,下次我们换一家。”

# 合欢树

□如东 桑云梅

川端康成在《花未眠》中说,“美是邂逅所得,美是亲近所得,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。”如此平淡的周末,偶然绕进闹市区里弄,便邂逅这美的精灵——合欢树。她们,二十几株,散落在小区空地,像是上天不经意抛洒于人间的礼物。撞入眼帘,如射入一束清亮。清澈的淡淡香气,若有似无,缓缓地游走在身边。

粉柔柔小扇,挂满枝头,红花簇簇,炫耀树冠,怕是粉色浮云坠落人间吧?伞形树冠支蔓广远,长椭圆形叶片,纤细如羽,秀美别致。摘得一朵合欢花,上粉下白,花丝缕缕,清香沁人。细长小叶子根根相对,酷似含羞草的叶片。微风拂过,

轻细的树枝、清奇的叶片随着风儿上下左右拂动摇摆,好似古典曼妙的女子轻舞翩翩,柔美至极。

合欢树的叶片晨展暮合,不见了阳光,对对小叶子就朝下合拢,见了朝阳,又向上张开。叶片日出而开,日落而合,相亲相爱。可能正因为如此,人们才给她取了“合欢树”这么好听的名字吧,寄寓两两相对、夫妻好合、永远恩爱的美好情愫。

医学史册《本经》记载,合欢“主安五脏和五志,令人欢乐忘忧。”可治心神不安、忧郁和失眠。“合欢免忿,萱草忘忧。”这是嵇康在《养生论》中的记录,意思是若想帮助别人摆脱烦恼和怨忿,就把合欢送给他,种植在庭院中,便身心

愉悦,可见合欢的祥瑞讨喜!

邂逅如此的美好,心中满是欢喜,淡淡的、充盈的欣喜。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吗?可能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发现美的心灵吧!从前,慢;而今,快。但,快,也要留有足够时间将目光停留于美好;快,也须辟出小片悠闲心境领悟周边的清雅。

而至亲至爱的人对你最深厚的情,经由他们的眼神和手势传递;同事和朋友对你的友好,从一丝一厘中渗透;还有陌生人给予你一点一滴的帮助。请不要错过他们的爱,哪怕只有山下小泉般清冽、山间弯月般清辉。请不要错过,并深怀感恩之心,因为,也许这一次的错过就是永远的别离和遗憾。

# 买鸡蛋

□南京 周世青

过去,买鸡蛋得排队。

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,鸡蛋可是紧俏食品,不仅要排队购买,而且是凭票供应。1962年妈妈生我妹妹时,在皖北乡下教书的慕兰阿姨托人捎来一篮子鸡蛋,不仅解决了妈妈产期的营养,还让我们兄弟三个尝了鲜、解了馋。快60年了,至今我还记得那盛鸡蛋篮子的模样,上下小、中间大,上口的盖子很严密。去年年底,我去杭州看望向百岁进军的慕兰阿姨,还和老人家津津有味地谈起此事。

如今,人们生活富裕了,早晨去菜市场逛逛,各种荤素食品琳琅满目、应有尽有,再说排队买鸡蛋谁还会相信。可是,你别不信,找个周六早晨,去定淮门大街西头的海德卫城小区门口看看,保准可以看到排队买鸡蛋的队伍。我就住在附近,每天东家鱼肚白去宝船公园晨练从这里经过。一年到头,不管是严寒酷暑,只要是星期六,哪怕是打着伞人们也会从周边各自的小区、住宅汇拢而来,排队买鸡蛋。

鸡蛋来自距南京两百多公里的安徽怀远某养鸡场,每周一次,周六上午在此销售。凌晨天没亮中型货车便把几十箱货送到,待送货的司机将货卸下并按鸡蛋的品种码好后,随车而来的买蛋妇女便开始拆箱、开卖。鸡蛋装在纸箱内,中间以纸浆蛋托隔开,每个蛋托上可放30个鸡蛋,称为一板。每箱12板,共360个。买一板的,卖蛋女就将蛋托上的鸡蛋一一捡起装进塑料袋递到买蛋人手里;遇到买两三板的她干脆把鸡蛋连蛋托擦起来,用绳子一扎让人直接拎走,同时关照下次把蛋

托带来。因为卖蛋的就一个人,捡蛋装袋还费点时间,买蛋的队伍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,前面买好走了,后面接续又来了,队伍始终保持20人左右。卖蛋的妇女大约50岁左右,她要根据顾客要求的品种和数量,或装袋或捆扎蛋托,还要看着扫码付钱或收现金,一刻也闲不下来。但忙得高兴,在农副产品早已是买方市场的时代,竟然有那么多人冲她排队,向她靠拢,多有成就感,难怪给自己起了个“天天开心”的微信名。

照理,早已过了排队购物的年头,大伙为何还这等耐心、雅兴,乐此不疲?首先是鸡蛋新鲜,质量高、口感好,且品种较多,如初乳蛋、富硒蛋、草虫蛋、谷物蛋、青壳蛋、白壳蛋,还有咸鸭蛋、松花蛋等,选择余地大,不同品种不同价格,最受欢迎的还是性价比高的普通草鸡蛋。此外,还有一些原因,比如从众心态,这么多人排队,这鸡蛋一定好,别人排我也排,即使吃亏上当了也不是我一个;再如怀旧心理,排队者以花甲古稀者居多,回想年轻时买啥都排队,这难得排排也无妨,找找旧时的感觉,或许还有一种满足感。我也多次成为买蛋队伍中的一员。一次和排在身后一个老哥聊起来,那位还真能说:排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习惯、一种爱好、一种享受!小时候曾经陪母亲晚上7点去菜场排队,等到第二天早上7点每人可以买八毛钱的猪油。当我拎着猪油往家走时很兴奋,竟然一点睡意都没有。

人啊,这几十年光景真快。到老了,通过某种方式回味过往的日子,更显今日生活的甜美,倒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。

# 趣味、能量以及其他

□兴化 汪夕禄

早上吃面条,翻到一个公号,讲的是郁达夫。我看得比较早的书就是郁达夫的。我发现小时候读书也像摸彩票,因为书少,因为没有人指导,摸到一本书,可能就爱上一种风格。如果恰巧喜欢写作,也就带上了作家的风格。青春期的时候,特别喜欢郁达夫,那时候文学接触得少。

二十多岁的时候,忽然看到了村上春树,先是《挪威的森林》,然后是《寻羊冒险记》《舞!舞!舞!》《海边的卡夫卡》,一直跟了过去,一点都不厌倦。发现自己的风格里面也有了一些所谓的村上的东西,写多了,就觉得不行。就像双雪涛,他非常喜欢村上,小说里有时候也会出现村上的一点点影子。不过,大都是无伤大雅,不影响他自己的风格。

很可悲的是,发现自己文字的风格,其实谈不上风格,就是文字的排列组合,越来越固定。就像人生到了这个阶段,每天吃相似的东西,见固定的人,没有惊吓,更没有惊喜。也不是说这样的生

活不好,只是无趣罢了。

最近在追剧,而且竟然追的是女性剧,也好玩,《你在他乡还好吗?》,有我喜欢的任素汐,她太飒了,演技好,看她演戏,就是真,随意,不留痕迹。这也是一种天赋吧,有些演员一看就是在演,尴尬不已。有些演员,入了镜头,扔个垃圾都是戏。

人与人终究是不同的。最近,接受了不少正能量。目前,正在体内发酵。正能量跟负能量的不同就是什么呢?负能量像病毒,很容易感染,得了之后,沉沦一时,总会有一刻发现再也不能这样。正能量不一样,正能量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内功,绵绵延延,会影响体内的每一个细胞,会使人更加健康。有点像运动当中的跑步,是所有运动的基础。

经常和我聊天的一个朋友说,她发现我现在正能量满满的。其实不是,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,我发现了一个真理,越缺少正能量的人,越能看到别人的正能量,比如她,比如我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0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